

当后生们谈及老师这一话题的时候,我往往会想起我的老师来。

我的启蒙老师叫孙益,尽管61年过去了,但老人家留给我的印象反而特别深刻。那平素总是打理得十分整洁的上衣,讲课时不疾不慢的语速,谈话时亲切平和的微笑,给我的童年留下了充满温馨的回亿。尤其是我读一年级时,那时乡村小学买不到奖状,老师就用油印机专门刻印了一张奖状给我颁奖,那油墨的香气穿越时间隧道,至今仍氤氲在空气中,告诉我什么叫文字之味。打那时起,一直到“文革”开始,我的学生时代每个学期便与奖状结缘,从未间断。只可惜,随着岁月蹉跎,再也没有孙老先生的信息,成了我一生的憾事。

升入了高小,我便到离家六、七里路的二垛小学读书,那时的生活十分困顿,甚至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吃过午饭,中午放学后,饿着肚子在学校附近的大桥下玩一玩,下午继续上课。可我的功课总是名列前茅,以至考初中时不费劲便被录取。当我手捧录取通知书而无钱上学时,我的恩师、时任校长的郁正仁老师专门到我家中,向我父母介绍:“这孩子是个读书料子,无论如何要让他继续读书。”并推荐我如果家庭困难,可以到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去继续学业。这样,我放弃了完全初级中学,而到了一所农业中学,在那里既读书,又种田。至今我清楚记得的王本楼、殷锦标、朱贵成、王继武等老师们几乎和我们打成一片,文化知识与农业技术,课本道理与动手能力,倒也增长了不少。不久就闹起了“文革”,学习的人少了,逃课的

七绝·咏茶曲

颜玉华

采茶

生在名山品位高,阳光雨露孕春毫。
清明时节新装换,靓女欢歌弄绿袍。

品茶

沃土青山建个家,阳光雨露惠及他。
每年都有新老茗,雅士争先品嫩芽。

制茶

高温不惧傲冰霜,焙炒烘蒸视化妆。
压饼碾团随意变,碎成粉末亦飘香。

售茶

雨露氤氲四季香,涤烦清友是芳名。
其香天育多国爱,古道驼铃响串铃。

注1:弄绿袍,比喻采茶女采茶的动作,茶叶比作绿袍,有诗意;注2:“涤烦”、“清友”是古代诗人对茶叶的雅称;注3:响串铃指茶马古道上的驼铃声。

祖母的纺车

江正

老家至今还收藏着一件宝贝,那就是我祖母的纺车。其实很多家庭也有过,只觉得不稀奇,大多数早就将它当做炉中的柴火了。

那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白天天下地,晚上还要开夜工。祖母就带着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一边看护着我们,一边摇着纺车。我还清楚地记得,弟弟睡在摇篮里,我们就坐在祖母面前的小板凳上。祖母一只脚踩着摇篮,一只手摇着纺车纺着纱线,一边还给我们讲故事。祖母的纺车很古老,每一个部件都漆黑光亮。纺车上的丝线看上去僵硬而有些发粘。我有一次用嘴舔了一下,一股又咸又涩的味道。

我们有时哭喊着要糖吃,可家里哪买得起?祖母的脾气很好,从来不打我们,她只是埋头纺着她的纱线。我们哭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呆呆地听着纺车“嗡嗡嗡”地唱歌。渐渐地,两只眼睛发粘,嘴里一个呵欠连着一个呵欠。每当这个时候,祖母就停下手中的活,说:“来,乖,在我怀里睡一会。”我早就巴不得,一听这话,便一头钻进她的怀里,靠在她身上。弟弟大概是被我这一闹就醒了,祖母就跳着一只脚踩着摇篮,一只手拍着我的背,唱着摇篮曲:“哦哟哟,啊喂啊哟哟……我的乖呀要睡觉哦……”声音柔绵,一会儿工夫,我和弟弟都睡着了。

祖母纺线的姿势很有趣,我时常学着她样子,右手划着圈,左手像牵着一根线似的往身后拉着。可是,不是两只手同时划着圈就是两只手同时往后拉,两脚一翘就仰天倒下了,惹得祖母笑弯了腰。祖母有时会停下手中的活儿,安祥地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天,脚下还在踩着摇篮。我闲着发慌,伏在摇篮边,用手指头轻轻地戳弟弟白白胖胖的脸。弟弟是被我弄醒了,哇哇地哭起来,祖母又轻轻地唱着摇篮曲,声音很轻,似乎是在自言自语。我很爱听祖母唱摇篮曲,于是坐坐在那儿听她唱。她唱着唱着,声音愈来愈小,最后只听见弟弟轻微的鼾声。

前些年,有人回我家纺车卖不卖,我斩钉截铁地说:“再多的钱也不卖!”过年时,回老家,弟弟摇动着纺车,听着纺车发出的那“唧唧呀呀”的声音,我们似乎又听见了祖母那首熟悉的催眠曲:“哦哟哟,啊喂啊哟哟……我的乖呀要睡觉哦……”



我的老师

(外一篇)

张锋

人多了,而我的初等数学,有一段时间是与朱老师一对一的状态下学完的。坚持下来的结果,特让我感动的是在一个公社内三所农业中学的老师们共同推荐我上了临海高级中学,让我在那动荡的年代里完成了高中的教育。尤其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一些老师们在我后来从政的时期里,从来没有一位找过我,让我连个报效的机会都没有。在读高中阶段,我的班主任是周建贵老师,眼睛不大,但胸襟不小,我们与其说是师生关系,倒不如说在我眼里他是亦师亦友亦兄长。在那上课还不太正常、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环境下,他家纸箱、木柜里的书籍全部向我开放,让我这个嗜书如命的青年在知识的海洋里既管饱,又管好。后来,周老师在海通中学因病逝世,当我与学友一起去吊唁时,两行热泪不管怎么也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实际上,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无论是做什么,总是碰到不少我无法忘却的老师,既有政坛上一身正气的领导,又有文坛上满腹文才的学长,还有那至今还在乡村田头劳作的兄弟姐妹们,是他们师长般的关爱,成就了我健康的人生。

老师的我

我也曾做过老师,而且不止一次,尽

管时间不长。

第一次做老师,那是1971年3月,刚高中毕业不久,公社文教干事沈怀祥老先生一纸介绍信,便让我到苇荡小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性质公办代课。在那里不到三个月,代课代课倒是什么课都代,从一年级到初中语文(小学戴帽子的初中),由语文算术到体育音乐,月工资26元,整天干得乐呵呵的。可后来公社人武部需要一名搞新闻报道的,我由于写作上有点名气,便奉命到公社打起了文字的工。因为没有正式编制,过了几年,领导为了对我负责,让我参加民办教师考试,我一考便中,被录取后,在家乡的圩西小学又做了2个多月的老师,还是什么课都教。但还是因为公社缺少文字写作人才,我又被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借调到公社,仍然从事新闻报道写作和领导们的应用公文。

第三次做老师,原因亦简单,民办教师转正了正,似乎成不了“正果”,拿的薪酬只是工分加补贴,不仅老是我的后顾之忧,而且也成了领导的心病。于是,党委研究决定我三下学校,让我任畜套小学副校长,便于及早转正。就是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仍然不到100天,连个任命文件都来不及下发,又被党委以工作需要的名义



童话世界·王万奔 摄

梦醒时刻

陈建康

“妈妈,妈妈”。初冬的一天午后,躺在床上,我随着不知不觉的啜泣声,眼睛噙满了泪水。午休一梦,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五年前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2012年农历四月初六上午,我和姐姐及亲友将医生多次催着出院的母亲从医院接回了家,待一切安排妥当,病情沉重的母亲倚在床上,神态清醒,也能说话,绝不像一个即将离世之人。饭后,由于多日在医院陪伴母亲,感到十分疲惫,就回到宿舍休息,谁知这一觉酿成我终生遗憾。患心脏病多年的母亲在午后吃了一碗山芋干粥之后,连解三次大便汗雨淋漓,十分衰弱的的心脏就这样慢慢停止了跳动。此时,我还在蒙头沉睡,家人打了几次电话,我都听不见,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我叔叔敲开我宿舍的门,我才醒来。当得知母亲去世时,我悲痛万分,痛恨自己,悔不该到宿舍休息……

那人·那菊

钱鑫

自从搬到小巷,便喜欢那从雏菊。

雏菊的叶片细小,鹅黄的底儿泛着清淡的光彩,色调是那样自然、和谐,叶面脉络清晰,有条不紊,叶边的小齿涂着一丝红晕。菊径挺直,大有古松苍劲挺拔的感觉。整株花体像倒映在绿水中的江月,又像亭亭玉立的少女。我走近菊花,顿时一股清香带着泥土的芳香扑鼻而来……

巷口,百花已化作春泥,而婆婆似乎与那从雏菊有过约定,匆匆赶来。芝麻团子的招牌在一旁摆着,却也不吃叫卖,只是静静地站着,微笑着,一如她身旁的雏菊。

婆婆仍是那样简单朴素,淡蓝色的碎花上衣,洗得发白的灰白裤子,戴着沾着油污的灰色护袖,又站在那显眼陈旧的小摊旁,就像从旧画里走出来的人。

回首儿时,总垂涎于婆婆的芝麻团子,每次去解腹中馋虫时,总会与婆婆聊上几句。

一次我不经意地问:“婆婆,您的家人呢?”“唉?”婆婆哀

为母亲办完丧事后,我自责的心态一直不平静,深深的感到太对不起母亲了,母亲为我读书上学、成家立业操碎了心,而她在即将离世之时我却不在她的身边。这几年我时常梦见母亲,在梦里,她还像过去那样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对孙子、孙女们百般呵护,而我每当梦醒后,总感到有一根无形的鞭子抽打我的心灵,那种揪心的痛是常人无法体验的。

这几年,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六,我和姐姐及家人都举行祭奠母亲活动,也毫不避地向他们倾诉未能送母亲最后一程的终生遗憾,向他们倾诉梦见母亲梦醒时刻的感受。梦醒时刻的感受与自责,也教我好好做人做事,把尊老敬老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

愿以此文纪念我的母亲的同时,也作为我今后人生的警示。

感,“都走光了。”此时,我仿佛看见婆婆身后的雏菊颤抖了几下,婆婆依然微笑。

后来求学,一周才回小巷一次,临走时,路过婆婆的小摊,接过婆婆送来的芝麻团子,心中暖暖的,眼睛却是湿湿的,略带些哽咽地说:“婆婆,以后回来,便来您这。”

“好”婆婆和那从雏菊一同点头。

我依稀记得,那个身上总带着似有若无菊花清香的女子,站在巷口,声声呼唤着:“早些回来。”这声音,直到小摊的背影逐渐模糊,声音化在风中。

每当周五的傍晚,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小巷时,总有那么一抹阑珊灯火将我等待,尽管此时,万家灯火下是团聚的欢乐,是重逢的喜悦。“婆婆,我总是惊喜地叫着,接过婆婆手中的芝麻团子,将婆婆暖暖的心意融入心中,感受着婆婆暖暖的爱。

皎洁的月光下,甜甜的芝麻香与雏菊那淡淡的清香交织在一起,伴着我一路前行……

也说“回门”

张建忠

年岁年末,参加省总工会举办的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培训班,听取了一个新媳妇“回门”的故事,

有一个新媳妇嫁到婆家第一天,就发现新郎家墙角有一只大老鼠正在偷吃大米,新娘随口对新郎说:“你看,老鼠把你家的米吃了!”第二天早上,新娘再次路过那个墙角时,发现老鼠还在偷吃大米,新媳妇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大胆的老鼠,我家的大米你竟然也敢偷吃!”新娘回门时,向母亲讲述了这件事。

“回门”又称归宁,系中国传统婚俗的一种,是指女子出嫁后首次回娘家探亲。一般来说,是指新婚丈夫在新婚的第三天回岳父家,对于新娘来说,则是初为人妇后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娘家,也就是苏北农村的所谓“三朝回门”。也有的地方在

新婚第二天回门,如湖南大部分地区。现在也有新娘为了节省时间当天就“回门”。新媳妇“回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向父母汇报婚后丈夫以及公婆等人对其的关爱以及新婚生活的幸福美满。

我们从小媳妇“回门”的婚俗中联想到,一个人到了新的工作、生活环境,总有一个从“适应”到“认同”的过程,尤其是“认同”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认同”了,才有水到渠成的“归属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家庭,有的家庭和和睦睦,和和气气;有的小家庭,小吵小闹不断,整天闹得鸡犬不宁,对自己的小家庭存在这样那样的怨气。古人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一个人如果不爱护自己的“小家”,又何以热爱自己的“大家”。只有“小家”的安宁,才能有换得“大家”的和睦。

谈联说对妙趣横生

李志勇

楹联乃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楹联的种类很多,可以以功能、艺术形式、写作技巧或修辞手法来划分,我们常见的有春联、节日联、庆贺联、趣巧联、拆字联、叠字联、顶针联、绝对联、巧对联、正对联、反对联、谜语联、押韵联等等。各种联式都有其固定的字数、韵律、特点和要求。不仅如此,许多楹联还包含着哲理深刻、说理透彻、意韵深远,让人捧腹的故事。

宋时大才子苏轼同和尚佛印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好友。一日,二人游玩,至河边,苏轼见一狗在河边啃骨,张口就来了一句: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听了,从容地把写有苏轼诗句的扇子往河里一扔,曰:水流东坡诗(尸)。绝对绝配,二人相视哈哈大笑。明大学士解缙也是杰才。解缙少时家贫,藏书却颇丰,家对面是地主的一片竹林,于是写了副对联:门对千杆竹,家藏万卷书。地主很不快活,于是派人把竹子全部砍短了,解缙又改为:门对千杆竹短,家藏万卷书长。老地主气怒之下,派人把竹子全砍了。解缙又改为:门对千杆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王羲之的字写得极好,其才情亦了得,每年除夕贴在门上的对联都因字好联妙而被人偷走。无奈,在又一个除夕到来的时候,他写了一幅很不吉利的联子贴到了门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字虽写得极好,但内容太不吉利,当然就没人偷了。岂料,快到子时时辰,他让儿子王献之在门联上又添了三个字: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

不要以为楹联为文人雅士所专有,散落在民间的楹联故事同样精彩。传说康熙帝求贤若渴,一旦发现人才,便不拘一格,破例录用。一天,康熙听说一和尚很有学问,便请他来宫中下棋。康熙连输三盘,使出联进一步试和尚:山石岩下古木枯,此木为柴,此联拆“岩”、“枯”、“柴”三字而成,文字连贯,意蕴虽平然则拆得工稳。本以为可难倒和尚,不料和尚信口答道:白水泉边女子好,少女更妙。康熙一听,和尚妙拆“泉”、“好”、“妙”三字,对得无懈可击,心中大喜,虽有心中委和尚以重任,不料和尚以“野”惯了之由而予以婉拒。

成人作诗作对联因其经历、学识、经验相较于娃们来说,都要丰富许多,但这并不是说,娃们的就一定不行,唐时著名诗人骆宾王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不仅惊艳于当世,还惊艳于历史。这里还有个故事,说的是包拯为了一案所困,回家时仍若有所思,走得匆匆忙忙,不小心把几个孩子玩的搭桥游戏给踢了。包拯想走,被牙子们拦住,说“你想走可以,但必须对出我们的联子。”包拯心想,牙子出的联子对来何难,于是点头允允。只听一娃说:“踢倒磊桥三块石。”包拯一听,脑门直摸,半天也没想起来,只好说:“我有急事,待明日对给你们。”娃们一听,就同意了。包拯回家,满脸不悦,夫人问其何事,包拯照实说了。夫人说,这有何难,于是拿起剪子,说:“剪断出字两座山。”包拯大喜,隔日赴街,果见几个娃们在等,于是就得意地把下联说给娃们,不料娃们大笑,曰:“此联为你夫人所对,不剪不裁不缝”,何能对出此联。包拯听了,脸红脖子粗,黑脸差点变成了大红脸。

不曾爱过,怎会懂得

鲁声娜

今晚对瑜伽课的身体适应度略好于昨日,思绪却仍如飞絮难管难收地一味散漫。前些日子的动荡漂泊,让心也迷失了方向。急欲回归平缓的秩序,却似一时无法找到到自己。也是急不得的事,留待慢慢调整罢。

四肢舒展,一个人畅然默行在僻道上,有电瓶车悄然驶过身旁,车上的两个人均深缩在衣服里,不胜其寒的样子。闻到一股子熟悉的香味,带着些许辛辣的植物气息。不看也知,是樟树。樟树静静站立在深垂的夜幕里,像是深深沉浸在不可与言的心事的遐想里。

行僻路是为更清楚地听。耳边响着同事J荐给的《不曾爱过,怎会懂得》。李叔同、徐志摩等民国时期若干个名男的情感故事,渐听出点味道来。已是第三遍听林语堂部分。说的是林语堂一生中的三段情感。初恋、第一次深爱,和一生一世的举案齐眉。“蹲在小溪里,蝴蝶落在发梢上,缓步徐行,蝴蝶却没有飞走。”到老的时候,他还记得这被叫做嫩嫩的小女孩。他终生不忘的画面好美,美到我深为感动。他的第二个恋爱对象陈锦端,貌美而富才情,与他应是最为相宜的,所谓对的人,可或许是当时他爱她不够深,抑或他本就不是一个具有感情胆魄的人,迫于外力阻挠而致终于错过,而使她成为他心头一辈子都指不去的一颗明艳的朱砂痣。他的妻廖翠凤自与他初识便包给他全然地交付,之后的婚姻中对他一直持彻底的包容、信赖态度,实是平常女人难有的胸襟气度。而他对她却是懂得的,并且是尊重与感恩的,他的知止,亦是他俩平稳笃实婚姻的重要支撑。

不曾爱过,怎会懂得。有些懂得,是成全。有些懂得,是遗憾。

特意拐向那个三岔路口。路口依然停着辆卡车,车里装着水果,照例有个女人守在车边。夏天西瓜,冬天蜜柚甘蔗,装的都是应时节的普通果品,价格亦便宜。守摊女人外地口音,性情爽快利落。瑜伽回返路途常遇见,相互便成了熟面孔。昨夜经过时正特别想吃香蕉,可已卖完,她说今晚给我留几支。今晚并不想吃香蕉,但应允了的,得去取。不叫价,亦不看秤,付钱接过布袋,她则主动告诉我香蕉的进价涨了一些。她也缩在棉衣和帽子里,很很寒的样子。而是时夜温也不过零度上下,更寒的日子还在后头。她这样日夜守在路口挣钱,亦不容易。

她,大约不知道“锦瑟无端思华年,一弦一柱思华年”这类的所谓蕴藉风雅,像河床里的石块,只是这般直白而坚韧地活着。

小雪节气,无雪。迷蒙柔和的晴光弥漫在天地之间,心情便似薄雾轻笼的湖面,平静安恬。午后天色转阴。晚归。他一再叫我吃他带回的锅巴,还不时沾起往我嘴里送。“你看看,我有好吃东西都想着你,你有好吃东西就想不起来我我。”每想起他这话就想笑,听来像极了儿时小伙伴们间的对白,稚而可爱。

枇杷花没有鲜明的色彩与清晰的香味,又开在需要仰望的高处,实在不够引人注目。是蜂的轻吻声引我抬头观察了它们。其实,枇杷花也还是好看的,在这初冬正午时分的明媚温暖阳光中,颇具婉丽的姿容。阳光如爱,激发呈现了它的美。

伏地盛开的黄菊本身即已美,然而,阳光已偏离了它们,它们的神色便似有些落寞黯淡,就连我的镜头也不大人得了。